



海的儿子

HAI DE ERZI

——少年英雄故事集



海的儿子

——少年英雄故事集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文艺性的少年英雄故事集。

全书收入七篇文章，分别描述了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少年英雄张锦辉、王朴、李爱民、岳云贵、林森火、张高谦、朱小春等的英雄事迹，塑造了他们忠于革命、英勇抗敌、壮烈牺牲的光辉形象。

全书内容富有教育意义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海 的 儿 子

——少年英雄故事集

吴翥斌等著

周小筠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07,000

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556 定价: 0.82元

目 次

- 红色小歌仙 ······ 吴翥斌 1
- 石匣岭的怒吼 ······ 宝 林 36
- 青纱帐里闪红缨 ······ 李志宽 张凤儒 63
- 云中山下 ······ 王新民 85
- 海的儿子 ······ 江 波 116
- 风雪大韩村 ······ 何 为 143
- 葵花向阳开 ······ 王友生 158

红色小歌仙



张锦辉出生在福建永定县金砂西湖寨的一个农民家里。

她排行第八，有六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她是最小的妹妹，大家都叫她八麻子。一九二六年，张锦辉已经十一岁了，那时金砂地方有个恶霸地主叫丘乾凤，横行乡里，任意勒索人民，什么人头税、兵饷税、房屋杂地税，名目繁多，到后来实在找不出名目了，就搞“预借”，要老百姓们一口气把十年的捐税租子都交出来，坑害得金砂许多穷苦人民卖儿卖女，家破人亡，无法生活下去。群众都恨之入骨，骂他是“花狼贼”。八麻子嗓音特别清脆，从小爱唱山歌。她特别喜爱唱穷人的苦难、仇恨；地主的剥削、压迫，唱得很有感情，能打动人心。“花狼贼”很害怕，就禁止她唱这些歌。八麻子恨透了，心想：“你不让唱，我偏要唱。”一天，她和堂姐张沛文一伙妹子上山砍柴，望见“花狼贼”的楼房，八麻子狠狠瞪了一眼，放开嗓子对着屋里唱了起来：

土豪劣绅事头多，
吃了没事管山歌，
倘若山歌管得了，

河里流水会上坡。

歌声又响又脆，字字清楚有力。沛文一听，连忙劝道：

“八麻子，你吃了豹子胆，到山上唱不行吗，为什么偏要在
这里唱？”

“怕什么！他有本事敢把我们吃下去？”接着又唱了起来。
大家见八麻子毫无顾忌的放声歌唱，也都跟着唱了起来，一路
唱着上山。

她们边说边笑，砍了柴，正准备回去了，忽然从山坳里钻
出一个人来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好哇，这是丘老爷家的坟山，谁叫
你们砍的？”

八麻子一看，原来是“花狼贼”的狗腿子，她拉了沛文一
下，轻蔑地说：“阿姐，我们走，莫管他！”

“站住！”狗腿子大喝一声，“小丫头，还不快把柴放下！”

八麻子一气，放下柴担，反问：“柴又不是姓丘的种的，你
管得着吗？”

沛文也说：“柴是它自己长的，你管不着！”

这时大家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责问：“柴是山上自古有的，
不是姓丘的种的……”

狗腿子勃然大怒：“毛丫头，你还有理，敢在老虎头上捉虱
子！”

“山上的柴，大家砍得，关你屁事！”八麻子毫不示弱。

“好，你还犟嘴！”狗腿子挥舞着藤条，呼地一下直朝八麻
子抽来。八麻子没有躲得及，胳膊上立刻现出一条血印。她

忍着痛，愤怒地责问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凭什么打人！”

“老子打你还要放盐！就是打死你，你敢怎么样？”狗腿子得意地狞笑，又举起了藤条。八麻子再也忍不住了，举起手里挑柴的扁担一下反扑过去……

八麻子带伤回到家里，母亲见了大吃一惊，一把抱住她：“苦命的孩子呀，又是谁欺侮你啦？”

八麻子不流一滴眼泪，只是恨恨地咬着衣襟，心里燃烧起仇恨的火焰。一双明亮的眼睛，盯着母亲刻满皱纹的脸庞，愤愤地说：“什么命苦，妈，我不相信！”

这时八麻子的六哥福升刚从地里犁田回来，一看八麻子满身血痕，心中便明白几分。问八麻子：“大概你又唱了那支山歌吧？”

“唔，我喜欢那支山歌。”八麻子气愤地说，“唱歌又犯了什么王法？”

六哥轻声地说：“你知道那支山歌是谁作的吗？”

八麻子茫然地望着六哥。六哥附在她的耳边，兴奋地说：“这支山歌听说是共产党写的！”

“共产党？”

“是呀。”六哥欢欣地说，“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。听说湖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农民都挺起了腰板，造了土豪劣绅的反。穷哥们扬眉吐气，真是翻天覆地！”

“啊，共产党！”八麻子明亮的眼里闪耀着光辉……

二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金砂人民终于盼来了救星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二七年秋，党派人到金砂开展革命活动，以金砂公学为据点，创办平民夜校，发展党组织。八麻子的表哥丘礼荣当时是永定县溪南区委委员，也是夜校教员。他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，一面教农民识字，宣传革命真理；一面组织农会，并成立秘密的革命武装——铁血团，准备武装暴动。八麻子的六哥福升也在夜校读书，并加入了铁血团。六哥参加革命后，好象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每天回到家里总是兴高采烈地说：“上夜校真开脑筋，有书读，有歌唱，更有那么多从未听过的革命道理，越听越爱。我这个睁眼睛子，眼也明了，心也亮了。”八麻子听了心里很羡慕。丘礼荣也常来八麻子家里，他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，常给她讲些革命故事。渐渐地，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的道理，在八麻子心里生了根。

一天，八麻子忍不住问六哥：“我也想上平民夜校，可以吗？”

六哥高兴地说：“很好嘛。现在夜校里还没有一个妇女，你就带个头吧！”

丘礼荣也极力地鼓励她。

原来那时农村中还很封建：妇女不能上学堂。所以有些年轻的妇女虽然很想进夜校，但怕人说长道短，都在徘徊观望。八麻子心里很不平，心想：“这是哪里来的臭规矩？我偏

要上给他们看看！”她暗暗做好了一个书包，还在上面绣了一朵大红花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去约沛文同上夜校。沛文听了大吃一惊：“八麻，你不怕人家议论？”

“怕什么！男人可以读书，妇女为什么不能读？男女要平等嘛！”

“这不是造反了吗？”

“对，我们就是要造反！”八麻子激愤地说，“造旧社会的反！”

一些年轻妇女，在八麻子的带动和影响下，陆陆续续地报名上了夜校。那时农村劳动妇女都没有学名，已经十二岁的八麻子，上了平民夜校，才第一次取了个正式的学名——张锦辉。八麻子兴奋得好几夜睡不着觉，她一遍一遍地念着自己的名字，心情十分激动：哪能想到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，不但能上夜校读书，而且和男孩子一样也有了自己的“学名”。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，真是千年铁树开了花，妇女要翻身了。张锦辉暗暗下定决心：今后应该好好听党的话！

在夜校里，她知道读书也是为革命的道理，就更加刻苦用功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不缺课，进步很快。当时平民夜校编了许多革命山歌，她极感兴趣，一笔笔工整地把歌词描在小本子上，有空就练唱，成了夜校中的歌迷。她那清脆甜美的歌声，经常飘荡在金沙村的上空。

隐匿在村中的“花狼贼”，对平民夜校恨之入骨，对张锦辉唱的革命山歌，更是闻之害怕。便从阴暗的角落里吹出一股冷风，放出一些流言蜚语，说什么“年纪轻轻的闺女上夜校，改名

换字，嘻嘻哈哈的，实在有伤风化”。又胡说什么“八麻子长得俊，是到夜校去卖风骚”。这一股阴风，凭借着旧的习惯势力，一时搞得村子里乌云乱滚。上夜校的妇女日见日少了。

一天，张锦辉哼着山歌，欢快地从夜校回来，只见父母对她爱理不理，态度很冷淡。张锦辉正迷惑不解，父亲突然沉下脸来：“从今后不许再上夜校！”口气很严厉。

“爹，怎么啦？”张锦辉茫然不知所以。

母亲走了过来，拉着她的手，叹息说：“八麻，听爹的话，做娘的也受不了这些风言风语。”

“娘，我听爹的话，但是我更要听党的话！”

哪个穷人不听党的话？一提到党，娘没有话了，爹的口气也缓和下来了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夜校的老师知道村子里的人现在正议论些什么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张锦辉很自然地回答，“昨天老师还对我们说，‘这是从阶级敌人那里放出来的一股阴风，妄想破坏平民夜校工作，打击党的威信，我们不但要顶住，还要戳穿他的阴谋。这就是斗争呀！’”

这个受了半辈子苦的贫农，听了女儿的话，沉思起来，好久，才对张锦辉说：“八麻，爹明白了，你放心上夜校去吧。树正不怕月影斜，让那些吱吱喳喳的老鸦去叫吧！”

经过这场斗争，平民夜校更加巩固了。张锦辉又懂得了一层道理：只有坚持斗争，才能取得胜利。这时，她象只欢乐的小鸟，天天跟干部到处去发动群众。金砂群众知道她有一副好嗓子，见到她就说：“八麻子，唱支山歌给咱们听听吧！”张

锦辉从不拒绝，把从平民夜校里学来的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。同志们都很喜爱她，有时忍不住逗她：“八麻子，你人还没有板凳高，也能干革命吗？”

张锦辉听了，也不反驳，却笑咪咪地对上一支山歌：

日头一出照高楼，
革命不分老和幼，
只要真心闹革命，
手擎红旗走前头。

唱得同志们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平民夜校党支部发现张锦辉不但山歌唱得好，而且很有胆略，就着意培养她。一天晚上，溪南区委委员丘礼荣同志找她谈话：“八麻，你天天唱歌，唱给谁听啦？”

“谁听都行。”

“不对。”丘礼荣严肃地说，“革命的山歌就象革命的号角，应该鼓舞千千万万的劳苦工农起来闹革命。你山歌唱得很好，就应该用山歌来为革命服务，为穷人服务！”

“你是说，山歌也是革命的武器？”张锦辉天真地问。

“对啦。这个武器就象红军的枪炮一样，能够把广大工农的革命情绪鼓动起来，革命就能打胜仗。”

张锦辉心里一下亮了，唱歌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呀！从此她更加积极地练起来，每当召开群众大会，她就在会上给群众唱，她唱得好听，又有表情，成了金沙一带有名的革命小歌手。

三

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晚上，明月当空，群蛙噪鸣，村子里听不到动静，人们都已经入睡了。突然，响起了一阵枪声，打破了沉寂。张锦辉被枪声惊醒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？只见六哥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，脸色很难看，心情象十分沉重的样子，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，见金砂各地群众革命运动高涨，感到恐惧，便成立了反革命的“清乡委员会”，派遣反动军阀武装江湘支队，前来偷袭中共溪南区委所在地金砂公学，抓去了区委委员丘礼荣等六位同志。张锦辉听说这事大吃一惊，悲愤难抑。她紧捏拳头，眼泪不觉沿着面颊流了下来。许多往事涌上她的心头：有一天晚上，张锦辉宣传回来，感到异常疲倦，一头伏在桌子上便睡着了。丘礼荣见了，立刻脱下自己的外衣，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。丘礼荣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张锦辉的成长，不断鼓励她前进，倘若张锦辉走错一小步，丘礼荣总是亲切地引导帮助……这样好的人，国民党为什么要抓他呢？她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。不久，又突然传来丘礼荣等六位同志被杀害的消息，这真象晴天霹雳，她没有想到反动派竟这么残忍无道。她这时才明白：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，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。她咬咬牙，用力抹去脸上的泪水，燃烧着的仇恨烈火在胸中直往上升。

流血事件发生后，中共永定县委于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，

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，决定加紧训练铁血团，准备武装暴动，攻打县城，摧毁反动派的巢穴。党的决定在农会中一传达，全县各村都沸腾起来。几千年来积压在农民心底的怒火，象山一样迸发出来。人人摩拳擦掌，准备参战。张锦辉更是兴奋得几夜睡不着：暴动，攻城，消灭反动派，建立苏维埃，创造一个新世界，多美呀……打进城去，活捉杀害丘礼荣等同志的反动头目，交给人民审判，……她想得很多很多，心里热乎乎的。她经常问六哥：“什么时候攻城？”

“你又不能参加打仗，急什么。”六哥笑着说。

“我不能打仗？”张锦辉反驳他，并天真地说，“革命的山歌也是革命的武器，能动员群众，消灭敌人。”

“哟，好大的口气！”六哥故意逗她。

“你们又争什么呀？”母亲一听到他们兄妹谈论攻城的事，便走了出来。原来父母担心她年纪小，想不让她去，又怕她不听话，所以故意找些理由把她缠在家里，使她脱身不得。

一九二八年农历五月十三日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！这是永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革命造反大旗，武装暴动，攻打县城，消灭反动派的红彤彤的日子。

“呜，呜，呜……”

“呜，呜，呜……”

这一天清早，海螺声划破长空，震动村庄，暴动的信号如一声春雷，震撼千山万谷。顷刻间，组织好了的各村参加暴动的队伍，高举梭标、土铳、过山龙（一种用火绳引爆的土炮）、红缨枪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集中在金沙店边，赤竹凹一带，准备出

发。欢呼声、口号声震天动地，山鸣谷应。张锦辉望着这火热的斗争情景，多么激动，多么向往，多么渴望投身到这革命的洪流中！但是，母亲这一天却寸步不离地紧跟着她。怎么办？她急中生智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觉得很疲劳，想在房间里休息一下，你别打扰我！”

母亲一听，心中大喜，女儿愿意回房休息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忙说：“八嘛，好好休息去吧。你近来经常宣传到深更半夜，干革命身体也要紧呀！”

张锦辉回到房里，闭上房门，轻轻打开窗户，跳了出去，象一支离弦的箭，飞也似地离开了家……

这时，暴动队伍正高举着鲜艳的红旗，呼着口号，浩浩荡荡地向永定城进发。忽然，从距城只有五里路的凳子岐岭上飘来了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：

终年劳累受饥寒，
子哭妻啼血泪干，
要求出路须暴动，
不然永世一般般^①。

歌声是那么悲壮，那么扣人心弦。参加暴动的群众，哪一个人没有一本苦难史，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账？这出自穷苦人民肺腑的歌声，更加鼓动了人们的战斗热情。

这是谁唱的呀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凳子岐望去，只见

① 一般般：客话，意即照旧，不得翻身。

岭顶上，松树下，一个小姑娘正在引吭高歌。朝霞象烈火似地烧红了半个天空，映照得这小姑娘金辉灿烂，全身通红。

“八麻子！”

“张锦辉！”

暴动队伍中不知谁惊叹了一声。

“果然是她，怪不得唱得那么打动人心！”

张锦辉望着这高举红旗，即要与敌人展开搏斗的浩荡大军，她感到自己的脉搏和他们在一起跳动，自己的热血和他们在一起沸腾，自己的心和他们紧紧地拴在一起。她好象自己正和他们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锋。愤怒的火焰在她的胸中燃烧，战斗的激情鼓舞着她，不自觉地山歌又冲口而出：

工农齐打永定城，
包围匪贼在中心，
反动政府吓破胆，
土豪劣绅失了魂。

.....

朝霞把天空越烧越红，她的歌声越来越慷慨激昂，在暴动的队伍中盘绕、飘荡……

斗争唤醒了人民。不久，金砂一带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。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苏维埃，搞得热火朝天。反动的土豪劣绅都逃了，“花狼贼”逃到离金砂二十多里的斜坊躲起来。

四

一轮红日照大地，万道金光映山川。

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十八日，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来到了永定，并在南门坝召开了规模空前盛大的上万人的群众大会。金砂群众敲锣打鼓，象过年过节一样地去参加大会。当宣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，全场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。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，象黑夜亮起照天的火炬，把穷人的心坎照得通红闪亮；象光辉的启明星，给穷人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。张锦辉满怀无比幸福的心情，张开歌喉，纵情欢唱：

乌云里，闪金光，
一轮红日照东方，
闽西来了毛委员，
拨开云雾见太阳。

这时，张锦辉参加了共产主义儿童团，工作更加积极了。白天，帮农会送信，站岗放哨，贴标语，还经常邀集一些儿童团员，帮助红属干活。晚上，走东村，串西家，向叔婆伯母们宣传革命道理，有时也跟着干部出外宣传，忙得好几天也不回家。母亲有时也忍不住逗她：“八瓣子，你当了什么？板凳也坐不稳了。”她把头一甩说：“儿童团员呗！”说着，瘦小的身子往外